王蒙文存：第五卷

第 一 章

据说曾经有过这样的“科学幻想”，当人们移动的速度超过了光速的时候，人们会走——不，冲到光线的前边，会追上已经散射过去了的光线，追上昨日的、月前的、年前的、往昔岁月的光，回首，看到往昔岁月的图景，如追上了时间，如回到往昔的岁月；正如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与我们距离几万光年、几十(?)万光年，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几万年或者更长更长久以前的它们发射的光，我们永远不可能感知它的现在，我们只能生活在它们的古老的过往的微光里。然而，同样栩栩如生，如光的今日，如亲切的遥远，如正在做着的闪耀的梦。而那个星球上如果有人，有人一类的灵性，有超灵敏的高倍望远镜，他们将在今夜看到几万年以前的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太阳系、我们的老祖先——类人猿还是原始人？——的同样是千真万确的生活。而我们的快乐，我们的悲哀，我们在地球上的胡作非为，我们的罪恶和忏悔的泪水，也只有在许多许多万年以后，在除了极少数极少数考古学家再没有任何地球人关心我们知道我们乃至相信我们当真这样生活过激动过哭泣过的时候，才能被那个辽远的星球上的智能人所觉察……他们想帮助我们……他们已经无法帮助我们了。

我们互为历史，互为博物馆的展览，互为寻找和追怀、欣赏和叹息的缘起。

我们互为长篇小说。

整整二十多年间，钱文常常想起那个最后的夏天，那个“夏天最

后的一朵玫瑰”，那个昙花一现的日子，那个日子布满了他的从此以后的生活，却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一次就是说出现第二次。他的遐想一进入这一天，一进入那寂寞的奢华的自由的享受的——却又流露着青年人的一种难言的脆弱和惆怅的一天，他就会想起苏联彩色宽银幕故事片《苦难的历程》来。

在那种处境下面他居然赶上了到刚刚开业的宽银幕影院——首都影院去看根据阿·托尔斯泰的名著改编的最新电影，这只能说是天意。他下乡才一个月，远远不到可以休假的时间。到了休假时间也多半不会休假，因为积极，因为农业生产的需要，因为大跃进和多快好省，更因为他们需要改造、脱胎换骨的改造，革面洗心，重新做人，彻头彻尾，置之死地而后已，而后生……还能够生吗？这个时候忽然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说是要全体回城市看关于下放干部的成绩的展览，于是一个个心花怒放，心里头开花而表面上仍然是一副低头认罪、罪有应得、诚惶诚恐、夹尾缩脖、彻底晦气的样子。他们必须注意不要给人家得意忘形的印象，或者是想家想城市——意味着不安心在农村劳动改造也就是意味着没有改造好也就是意味着更亟须不让他回家不能让他进城只让他在农村劳动和改造直到他改造好了那一天也就是等到他根本不想进城不想回家只想在农村里劳动为了改造改造为了更好地劳动的时候才让他进城回家为止。

为了回家他们早晨——应该说是午夜——三点钟就起来了，很冷。山影风声水流响动都比白天强大。从村口到火车站十八公里，六点多钟会有一班汽车。但他们还是决定步行，步行更有把握。等汽车的话，万一汽车到时候不来怎么办？也许它路上抛了锚，甚至于出了车祸……火车是不管这一套的，到八点二十三分就会开行，有人上车没人上车汽车准点汽车晚点它都要准时驶离那个地形险峻的车站。过去，他们从来不知道其实离城市并不能说是很远，就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地名小小的车站。他们不知道到了大城市外边便立刻不是大城市了，就与大城市毫无共同之处了。

为了到达这个与大城市毫无共同之处但有一趟火车把它与大城市联结起来的地方，到了关键的时刻，能够信得过的只有自己的腿。而且，或许还有一个没有人愿意说出口的理由：这些已经失去了“人民”的称号因而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并且至今接受着严酷的对待的人，这些自然而然地学会了严酷地对待自己的人，他们宁愿采取比人民更下一等的赶路方式。人民坐班车，他们走路，这也是锻炼改造。再说，在步行期间，他们可以短暂地脱离人民的监督，他们或许会暂时忘掉那种矮人一头的羞耻；他们会觉得——让我们偷偷地说，可真是罪过——自由一点。

他们在山间公路上走了四个多小时。有时候走大路，有时候为了抄近走牧羊人和他的羊们走出来的小道。星光闪烁，黑幢幢的已经枯干了的柴草与正在欣欣向荣地生长的、夜半时分溢出一股刺鼻的香气的青草常常绕住他们的脚，别住他们的腿。有的大得就像小树，甚至于划过他们的脸。凌晨时分下起了一阵骤雨。他们分辨不出雨是大还是小来，但觉得山变得更高路变得更滑石头变得更大更硬。一会儿顺着头发梢儿滴滴答答地流水。汗水和雨水混合起来。“我他妈的裤裆里怎么搞的也全是水！”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出现了猥亵的应答和制止这种语句的嘘声：“一顶帽子就够了，别他娘的再奔一顶‘坏分子’的帽子戴！”“我日他先人！”钱文也骂了一句，他摔了一跤，觉得应该骂人，可用这一类言语骂他显得算不上熟练自如。他根本看不到路，这一开始让他害怕，立即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摔死也没有什么可惜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看不见路却也连奔带跑，踉踉跄跄，霎时他觉得他正在变成一头山羊，这种感觉颇有几分豪迈，真棒，他想。雨停了，山风紧吹，他们冷得牙齿打战，胸腹上脊背上裤裆里仍然是大汗淋漓。雨水混合汗水，立即化合发出了一种热腾腾的酸味。

“我算是知道红军长征的时候有多艰苦多伟大了。”

“少他妈的往那儿比。恬不知耻！”

“比蒋介石的败兵还差不多。”

“谁活腻了往那儿比!”

只是在天亮以后他们才互相看见了彼此的尊容,雨汗水涂的三花脸和脸上被树枝草叶划过的白道子红(血)道子。他们哈哈大笑,他们互相说真是“牛鬼蛇神”“丑恶面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被历史的巨轮轧为齑粉”。一个人提醒说:“小点声!小点声!”又忽然面面相觑,伸脖咋舌,叽叽咕咕,长吁短叹。

七点多钟他们到达了火车站。他们是这一天到车站上车的第一批旅客。还没有开始售票。他们充满了胜利的欢喜和由于缺少睡眠和过于兴奋而引起的晕晕忽忽无酒之醉意。他们到紧靠着车站的小饭铺去吃早点。有炸油饼和大米粥。嚼上第一口油饼,喝进第一口大米粥,忽然一切变得这样细腻香甜顺口,细粮和粗粮是这样不同,细粮对舌头和口腔的抚慰是这样深入全面和激动人心,这简直像是枕着土坯睡在麦秸上除了铁锹把儿再没有搂过别的什么的光棍汉生平第一次在床上吻到了抹了雪花膏的美丽的姑娘的脸。他们热泪盈眶,他们喟然长叹,他们幸福得喘不过气来。只是因了过去已经吃过几百几千次的炸油饼和大米粥。

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了啊。

生活真好,细粮真香啊。

能吃,有吃,让吃;也就行啦。你他妈的还要怎么样呢?

……午饭以前就到了家。这突然的回家是奇妙的。多么惊喜!多么快活!多么自由的从天上掉下来的日子!他们获准在家过两个晚上,第三天清早在西直门火车站集合返回。那就是说,除了第二天上午必须去中山公园看那个将给他们以深刻教育的题为“下放干部在前进”的展览以外,他有两个自由的下午、晚上和黑夜。东菊给他开了门。一阵笑声摇荡着屋宇。失去了一切,受尽了折磨和屈辱,死了又死,活了又活的东菊活着,惊异着。“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

啊……”她不停地喃喃地说着，倒像她不是高兴，不是碰到喜事，而是恐惧，而是碰到什么凶险，碰到什么灾难似的。她的鼻翼抖动着，她的眼睛上浮着泪水，她看到他，惊讶、紧张、困惑了足足有一分钟。一切意外的事情都会使她惊慌不已，她受惊了，钱文心痛地想。她终于反应过来了，她的脸上从里到外渐渐出现了笑容，笑容使眼角的鱼尾纹变得突出而且细密了——她还不满二十二岁！她的笑容里仍然充满着困惑和愁苦。她的面容毕竟渐渐光朗起来。她不住地问：“怎么回来了？”对于钱文的解释似乎听而不懂。不懂也罢，反正不会是坏事，她明白了，完全明白了，她笑了，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然后她忙碌不安，不知道该怎么招待他才好，好像他是个贵客似的。然后钱文笑了起来，她也笑了起来，她找到了自己应做的事，她给钱文用白糖拌了西红柿，她说西红柿是以一毛钱十五斤的处理价买的，她说连降了两次暴雨，菜园里的西红柿吸水过多都爆裂了。哦，她也懂农业了，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呢？哦，看，在清除了打倒了我们这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以后，生活变得多么光明，蔬菜变得多么物美价廉了啊！钱文飞快地在脑子里一闪，他的眼泪也流出来了。他吃了一口甜酸的西红柿，他的眼泪也变成幸福的热泪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去首都电影院去看《苦难的历程》去了。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好像他们还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他们在恋爱，他们总是一起去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仍然时时觉察到一个美丽绝伦的姑娘在一旁，时时接触到她的身体，听到她的呼吸，看到她的黑眼珠与瞳孔里反射的银幕上的故事，这比电影还要电影。苏联电影《在和平的日子里》《金星英雄》《没有说完的故事》……使他们感觉他们同样生活在天堂，他们同样是或者差不多是金星英雄，他们的故事同样地光明、充实、有趣。然而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现如今该怎么样看描写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现实生活的崇高欢乐纯洁的美妙电影呢？崇高的主题和卑鄙的观众，欢乐的呐喊和向隅的悲泣，纯美的苏联人和丑恶的反党分子……他完全找不到自

己的角色自己的感觉了。和过去不一样了，他进入不了影片的故事和氛围，他无法真诚地忘我地为影片而感动为英雄而欢呼为万恶的阶级敌人而咬牙切齿了。其实他无法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看电影。其实他根本不应该看电影而只应该坐在家里不停地忏悔检讨交代新问题和痛哭流涕，按照无微不至地关怀他教育他挽救他的党告诉他的他就是应该这样的。但他并没有这样，他没有完全听党的话，他自行其是，他苦中作乐，他得过且过，他当真是堕落了，就像亲爱的同志们告诉他的，他堕落了……然而，我总要活着啊。他想大叫。

扮演达莎——也就是妹妹的演员非常迷人。他断断续续地读过《苦难的历程》，印象并不是特别深。演员都很美，人物都很狂，革命与反革命都那么神气活现。视野宽广，俄罗斯大地一望无边，大地的辽阔是这样叫人忧愁。还有色彩，色彩，各式各样的色彩。唯独很少他在农村里印象最深的褐黑色。泥土，发好了的大粪，陈年的屋顶，颜色越来越深的裸露的柁、檩、椽子、铺在炕上与铺在屋顶上的苇席，水缸外的釉子，老腌咸菜，掺麸皮的饼子，劣质大粗碗，铜壶、铁壶、铜锅、铁锅，还有皮毛肮脏的牛、马、骡子，直到男人与女人的脸，劳累时候闭上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这种褐黑色；睁开眼睛也是这种褐黑色。他疲倦了，他睡着了。而这时，叶东菊感动得也寂寞得哭起来了。

他醒了，又睡了。电影好像一会儿在演，一会儿又停了。说话和音乐声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他的腿一会儿疼，一会儿酸，一会儿麻，一会儿又好像是没有腿了。屏幕上的人物突然大得可怕，突然又混成了一团。他胸口憋闷得要命，他轻轻地啊了一声，他大惊，他怎么能在看电影的时候出声音呢？他如果被认出来了，会不会被认为是破坏呢？可怎么办呢？

他惊醒了。电影已经快要演完，他突然十分十分地感动起来。他的脑子里出现了影片最初的画面，好像是克里米亚海滨，无数的彩色遮阳伞，更加彩色缤纷的泳装，似乎是象征着肉欲的贪婪的多血的

男人与女人的身体。真是一大堆贪图享受的有闲的资产阶级的肉。往这样的一堆肉里投一枚炸弹是多么好哇。影片的画外音说:“这是最后一个夏天了。这个腐烂的生活再也不会这样继续下去了……”是这样说的吗?是这样的画面吗?他不能十分肯定。然而他能肯定的是他自己的突然的感受,那样分明,那样贴近,那样悲哀而又不无向往和兴奋。于是立刻出现了电影《马克辛的青年时代》里的一个画面,好像是圣诞节,狂欢的资产阶级坐着三套(还是更多的套?)马车奔跑,传出的是醉醺醺的淫荡的笑声,一条俄罗斯胖女人的大腿突然抬起了老高,裙子哗地往相反的方向撩起,资产阶级的白肉一闪而过,不会让你看清楚的。这也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圣诞夜晚了。然后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掀起的威严强大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普罗列塔利亚革命风雷。资产阶级的肉变成一片血污,鲜血冲刷着旧世界。

现在,他也尝到这严厉的风雷的滋味了。它碾轧掉一切阻挡它的道路的毛虫癞狗,它一往直前无坚不摧,它堂堂正正气壮山河,它应许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崭新的世界,光明、光明,只有光明。当然,对于那样光明纯洁的世界来说,他钱文的存在只是一块污垢。钱文由衷地拥护它赞美它佩服它崇拜它服膺它……它不由分说地要求钱文的毁灭……那就只能毁灭了。毁灭了才有新生,欢乐与光明的新生。

于是他想起了他自己的毁灭前的最后一个夏天,香山。雷雨下的白皮松。火腿与半生不熟的煎鸡蛋。圆舞曲。彩灯。堆积着树叶的废弃了的游泳池。人民在受难。阶级在浴血奋战。而他在堕落向资产阶级。这一切都真实而且动人。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子弹穿透了他的心。他是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里的叛徒——美蒂克么?

电影散场,他的脸上现出镇静的微笑,东菊脸上现出温和的接受了一切也原谅了一切的笑容。不知怎么的,他觉得她的脸孔还有他自己的脸孔有一点苦。随着众人他们往外走。他觉得大家都很快

活，说说笑笑，你呼我唤。事实证明经过这一场威严的风暴，世界更太平，生活更幸福了。事实证明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屈指可数，无关大局，死活由之，根本不值一提不值一理。真是太伟大了。

于是他的情绪好将起来，他甚至与东菊谈起了自己对于劳动对于时局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体会。只有经过苦难的改造历程才有光明的未来，苏联电影和小托尔斯泰也是这样说的，虽然看电影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睡着了。东菊显得心不在焉，没有能形成谈话，钱文也觉得无趣。于是他们逛西单商场。从农村来到这里，他特别觉得干净明亮鲜艳高贵，人和货和店房都是这样。玻璃柜台又透亮又闪闪发光。香皂的包装纸、雪花膏的瓶子盒子、牙膏的商标……真是花花世界啊，他叹息了。穿行在花花世界里，与东菊肩并着肩，没有敢与她手挽着手，他似乎忘记了一切，他好像一个蝴蝶，一旦忘记了地下做蛹的滋味便陶醉在花丛里。他觉得他们应该买点什么，他想起了钱。

在农村人们最喜欢问的就是钱。“一个月挣多少钱？”无数次这样问他。领导上规定不准说实话，不准说出自己每月的工资收入。而钱其实是可爱的。就算别的高尚的目标与漂亮的话题他不配谈吧，为了钱，为了给他保留的月工资他也得好好地干下去改造下去。在乡下如果给一个农民这么多钱叫他赴汤蹈火也罢低头认罪也罢死命改造也罢他们会打破头抢着去的。为这么多钱割掉一个手指头农民也会乐意的。

他们走过了红红绿绿大大小小的儿童玩具货架，他们走过带着胶皮油漆和保护铁器的机器油味儿的五金电料，他们走过琳琅满目的食品部。他们停下来，买了一点鸡蛋卷和酸梅糕。为这酸梅糕，前几年他们也兴奋过感动过，酸梅糕也是党的英明伟大洞察一切安排一切的证明。据说农村实现合作化以后是敬爱的周总理提出了他中学时代在天津市吃过的酸梅糕的问题，他问酸梅糕怎么没有了……于是有了酸梅糕。他排了一会儿队买了酸梅糕只觉得百感交集，觉

得实在是愧对周恩来总理和他关心过的酸梅糕。他感谢总理。他听了传达,总理总结反右派斗争的时候说,右派分子全国有几十万人,但是你们这几十万人不可能凑到一起闹事。总理讲得真好,总理坚定了他们改造自己的决心。他又想起来,便去日用品部去买电池。他在乡下离不了的那个表面上是城砖花纹的手电筒里的电池快用完了,供销社里买不到;商场的售货员居然也说没有。他想起下乡前东菊为他买的银亮银亮的新电筒不免觉得心痛。虽然下乡还不到一个月,每拿起那个电筒他就仿佛看到了摸到了东菊的苦笑的脸孔,他就感动得心都溶化起来。他已经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同志们了,如果他对不起叶东菊的话,那还不如死了。商场里还有绸缎、钟表、烟酒、收音机、镜框、贝雕、台灯……不要说购买了,就是从这些商品柜子间过一过也使钱文觉得又羡慕又赞叹又害怕,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到处都是资产阶级。让我们也资产阶级一下吧,我们舒舒服服地资产那么一下,然后,我愿意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么一想,他活跃多了。他拉着东菊又返回到化妆品部来,他与东菊商量着下决心买了一罐“雅霜”,这是上海的老牌产品,气味确实比较清淡,近乎茉莉花味——“好一朵茉莉花……又怕来年不发芽啊!”他花了一块四毛钱。够买二十斤原粮玉米。这是他送给东菊的礼物,为了东菊,他宁愿少吃二十斤粮食啊。

太阳还高,可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为了避免过一会儿的拥挤,他们提前到食品商场的二楼去吃西餐。西餐厅的天花板上悬挂着花纸条。西餐厅的窗子又大又明亮。西餐厅的桌椅都有闪闪发光的铝合金腿而脚底下踩的是镶木地板。他们要了红菜汤、炸猪排、咖喱角、面包片和奶油果酱,还要了——竟然要了两杯又加奶又加糖的红茶。他们拿起不锈钢的餐具,沉浸在一种和他们的处境,和我们的国家的熊熊燃烧的空气完全不同,完全背道而驰的氛围里;一点也没有革命跃进横扫骄、娇、官、暮、怨“五气”形势逼人形势喜人的气势。

他想起了他们同命运的这一批人中的那位娇滴滴的女性章婉

婉，连章婉婉这样的人做起检讨来也是声嘶力竭、四肢抽搐、身体僵硬、背过气去。而他现在是多么自在、逍遥、若无其事啊。

人生是一次漫游。漫游，这两个字的发声是多么样地悦耳！

人生，是演戏么？有时候扮演这种角色，有时候扮演那种角色了。

这顿饭他们付了三块五毛钱。与莫斯科餐厅相比，这里是低廉的和简陋的。然而，三元五角，这是他们公社社员——农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用啊！他这样对东菊说。“三块五？”东菊喊了起来，她无法想象。她哪里知道农民的伟大！

他们拿起了红茶。他们拿起了小铜勺搅动杯底的方糖，铜勺碰到玻璃杯底发出沉闷的声音，碰到玻璃杯帮发出清脆的声音。这种布尔乔亚的举止、响动和趣味简直令人发昏。他又想起那个最后的夏天来了，那个昙花一现的永远的夏天！

一九五七年八月，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他们处在暴风雨前的平静当中。他虽然是他们那里的第二把手，他没有被吸收参加那里的反“右”三人领导小组。他有过一天的不安，后来便也没有再多想。他早已习惯了无条件地服从组织。这样他就轻闲了起来。三人小组极其秘密地紧张地开会，他根据不该问的不问的保密原则与三人小组拉开了距离。是叶东菊首先发现的。报纸的第四版右下角广告栏里刊登了一则香山饭店的启事：他们招揽到香山度周末的客人，一间房一晚上收五块钱，车接车送，店内有网球场、游泳池、台球和乒乓球设备，饭金另议。于是说咱们去吧，于是说“好”，有点新奇还有点不安，都在忙在斗争在和组织一起在领受任务在把一切献给党，而他，要去香山了。那天下午，他参加编辑部召集的一个座谈会。他奇怪大家怎么会谈得那样愉快那样一厢情愿，他有一种变动的预感，他毕竟自小生活在普罗革命的气氛中。文人的豪情和想象使他觉得天真得怪可怜。《人民日报》打响反右战役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发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谭惕吾老太太已经揪出被

批斗，毛主席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经在党内传达，为什么文人们还在那里畅谈辟专栏办特刊增加知识性趣味性还有百花齐放？他已经意识到了所有这些话题的危险。还是快一点与东菊悄悄地去香山吧……事后回想起来这一切竟然像是他计划好了似的：他去香山的时候已经知道好景不长好梦难再，他逃之夭夭，只此一次机会而已。

他找了一个借口，提前离会。他情绪沉闷，略有自责，并不光明正大。他按照事先约定来到北京饭店门口。东菊已在那里等候，她拿着一个大提包。他后来怎么也想不起那个包的式样，他记得一切，除去那个装着他俩的漱洗用具的大提包。他来到一种特定的光、影、微尘、树叶的抖动与绯红的夕阳以及烤面包的香味之中。那时候北京饭店是最老的饭店最高的楼，是周恩来总理宴请国家宾客的地方。一排一排的洋槐显得俊秀得体，不像梧桐那样吃力，不像松柏那样皱眉，也不像丁香那样无奈。还有几株挺拔的玉兰，稀疏的枝叶流露出一种迟疑的神情。几辆黑色的乳白的与橙红的小卧车开来开走，钱文觉得它们是出自另一个世界。从到达这里的一刹那起，钱文觉得自己似乎是换了一个人：悠闲，高贵，个人，寂寞，平和，一点也不像正在冲锋陷阵、伤痕累累、硝烟弥漫、你死我活、抱着必死决心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了。这使他觉得幸福，更觉得心虚。

东菊打开她的提包又关上了。东菊听着他关于自己没等开完会就借故溜号的描述，心满意足地笑着。她显然感觉不到钱文现在的这种激动和不安。她根本不认为这里边会有什么问题。她不等钱文说完，突然走开，使钱文一惊，然后魔术一般地拿来了一支双色鸳鸯冰棍。她爽利地把冰棍一撅撅成两根，把一根直接送到钱文口里而不是递到他的手里。在伸手接过她的冰棍的时候，钱文看到了她脸上的绒毛的反光，看到了她的细瘦而又姣美的脖子和青黄色的纯净的锁骨。

她是天使。钱文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人间有这样的天使，人应

该皈依这样的天使，但是不行，人间更有残酷的阶级斗争。斗争刚刚开始，斗争正在扩大。这次扩大不知道会轮到谁。他看过一篇外国小说，那是形容一个村落的，那里每到赶集的一天都要举行一种牺牲的仪式，用拈阄的方法确定牺牲者，然后大家用乱石把他打死。看完他心乱如麻，触目惊心，而且觉得自己的思想很有问题，很有愧于革命有愧于党。他还在不久前看了苏联电影《第四十一》。被命运抛在孤岛上的红军女神枪手爱上了她的第四十一个靶子——一名白匪军官，而当白匪军官得到了接应准备离去的时候，女红军毅然枪杀了他。这是当然的，天经地义的，如果是钱文碰到类似的情况他也不会考虑做出任何别的选择。然而，电影镜头表现的是，她打死了她的情人——敌人以后，女红军声嘶力竭地痛哭着扑到了他的正在死去的身体上。这实在太可怕了。那割肝撕肺永在耳鼓的哭声撕裂了钱文的灵魂，碾轧着钱文的心。

我们还能这样轻轻松松、安安稳稳、得意忘形、优哉游哉地吃多少根冰棍呢？

这冰棍本来就不是属于我的啊。

这时他才看到冰棍车推过来。他的那根冰棍是樱桃色的，东菊的那根是奶油色的。冰棍吃到嘴里溶化为清凉甜香纯净的汁液，他长吐了一口气，忽然觉得人原来是那样平凡，幸福原来是那样平凡。东菊正在品评这根冰棍，他看到了东菊的一张一翕的嘴里的洁白的牙齿。他这才意识到，该上车了。

是崭新的捷克造大轿车，虽然是同样的车，它的一尘不染与公共汽车的千污百垢仍然成为鲜明的对比。他和东菊并肩坐在一把椅子上觉得自己很逍遥。每一个位子都坐满了，可见虽然斗争来势很猛，游离在斗争之外一心追求布尔乔亚的生活的也还是大有人在。都穿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隐约的满意的笑容，都得意的不行。他们是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五十年代的无组织无领导的自费漫游者，昙花一现，往事成烟，烟消云散，了无痕迹。

他们俩年龄最小。所以他们有罪。他们兹后的一切都是罪有应得。

小勺在玻璃杯里搅和。过后很久很久,他才知道按西俗这小勺只是供调匀糖奶而用的。但是看完《苦难的历程》那一次,他还没有这个常识。他以为小勺是用来喝茶的,他当真用小勺舀着红茶喝,不接受东菊的劝告。他想,用勺喝茶,应该说是更文静,一点一滴。红茶也是奢侈品,他以为,红茶的颜色太鲜而味道太香甜,喝红茶的生活未免太精致了,与他的身份他的处境他的自我改造的任务不合。他停了下来。停止了一勺一勺地啜饮,他更体味到了红茶的芬芳,舌头也变得温柔多情软弱,经不住阶级斗争群众斗争的风风雨雨。他舔了舔嘴唇,又心疼起剩余的红茶来,还是要趁热喝下去呀,越热越美好。

那年的捷克汽车到达香山的时候,暮色已经苍茫。山和树环绕着他们,抚摩着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使他想起巴尔扎克、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车停在一个平台上,停在许多的白皮松之中。下车的时候他轻轻拉着东菊的手,有一种温雅从容,咀嚼着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和姿势的微醺的感觉。然后他们走进一个有月亮门的满院丁香树和玉簪花的四合院子。月亮门上方写着“问竹”两个毛笔字。碧窗红门,小巧实用的雨廊四通八达,四角有小砖拱门与别的院子相通,一间间不大的房子并排相邻相对相为直角。一进院子就闻到一种夏季夜晚的山林气息,一种爽净的芬芳,一种温柔的酒意,一种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矜持和遗忘在胸中漾起。

我是谁?您贵姓?

握手。不知道我是谁,我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东菊。我知道你是生活。我知道从前在我少年时,现在也还是少年时。世人不识余之乐,还谓偷闲正少年!花开花落年年有,人过了青春没有少年!他领到钥匙,他打开门,再推开铁纱门,他走进房间,他闻到一种檀香的味道。他想起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厕所。他们坐到厚实而又

柔软的席梦思双人床上。他估计这就叫席梦思，他这是第一次接触到席梦思，过去他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据说是很软很有弹性的床面。他打开了用黄绸纱做罩的台灯。台灯放在一个小小的茶几上，茶几旁边是两个墨绿天鹅绒面的沙发。他紧紧地抱住了东菊，吻她，然后他们哈哈大笑，他们改坐到沙发上去，他们像小孩子一样地压一下弹上来，再压一下再弹上来，忽然，他们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灯太暗，床太软，沙发太舒服，而天还太早，还不到上床的时间，不到时间他们已经感到了床的存在床的吸引。他们毕竟太年轻，而世道、确实他们感到世道还没有到这一步。

东菊忽然把台灯罩给摘下来了，六十瓦的灯泡亮得刺眼。“你干吗？”钱文问。东菊也为这灯光的刺目而不无歉意了，她把灯罩又罩了上去。

我们真幸福。

我们可以幸福么？钱文没有把握。钱文不安。钱文不好意思。

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风带着雨腥。山间的雨夜更显得凉。小雨使山舍更温柔。

“你喜欢广东音乐《雨打芭蕉》吗？”

“当然。”她哼哼起了《雨打芭蕉》的乐曲。

“还有《黛玉悲秋》呢？”

“我不会京韵大鼓。可是我爱听。”

钱文没有再说什么，他想不起他最爱听的《黛玉悲秋》是京韵大鼓还是梅花大鼓来了。现在不应该悲秋了，新社会，无产阶级，怎么能悲秋呢？现在要唱就应该唱钱文欢秋，春天应该欢乐，夏天应该欢乐，秋天和冬天也是应该欢乐，只应该欢乐的。一年十二个月，都应该只应该欢乐……解放以后的每一天都只应该是欢乐的日子。他忽然羡慕起林黛玉来了。简直是要死了。他难道要悲要哭么？

他们度过了结婚以来最为温柔缱绻的一晚。由于生疏，由于羞怯，由于对于肉体的亲近与燃烧的莫名其妙的罪恶感与恐惧感，也由

于住在那可怕的大杂院里入夜以后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和呼吸似乎都暴露在全院面前;他们每次只是偷偷地悄悄地静静地在一起那么一小会儿,昙花一现,电光石火,欲放还收,雨过地皮湿又干;然后静静地歇下大气也不敢出……有过还是没有有过?曾经还是未尝曾经?是已经结束还是等待开始?他们不问,他们也无法回答。就是这样吗?他们仍然幸福,仍然期待着再期待着,他们仍然是含苞待放的花蕾。

而今天,今夜只属于他们,山只属于他们,针叶树的幽香只属于他们,从未享用过的柔软的席梦思床只属于他们,世界只为他们而温馨沉静小心翼翼要活要死要刚要强哭哭笑笑云云雾雾火烧火燎融化流淌。

花,开了。

“多……么……好!”

“坏……!”

“好!”

“坏!”

“你怕吗?”

“怕极了。冤……你……哪!”

“我要死了!”

“只要我们一起……”

没有旁人。没有任务。没有请示汇报。没有组织。没有集体。没有思想的分析。只有赤裸裸的本来的两个人。两个人交织在一起,成为真正的人了。

他微笑着睡去。他听到了自己的鼾声,真奇怪,他过去不但没有在睡下以后听到过自己的任何声音也根本没有打过鼾。然而,明明白白,他这次不但听到了自己的鼾声,而且也听到了咳嗽,听到了呼吸,听到了一种既幸福又痛苦的呻吟,而且他的身体在摇,在飘,轻软得如同羽毛,充实得如同一艘装满货物的航船。忽然他觉得自己的

生命如同铁锤，一下，一下，又一下地砸击着自身，自己便通红如火……他突然醒了，一身大汗，而且他不知不觉地摇头叹息。

只有他和她，太脆弱也太冷寂了啊。

只有夏末的山雨，夜雨，劈劈噗噗，滴滴答答，叽叽溜溜。雨中的虫鸣幽幽雎雎，咯咯啾啾，丁丁零零，都那么婉转、羞怯、凄迷。他感到的是秋天，是落叶，是萧瑟，是一个人脱离了热气腾腾的人群，是一种莫名的惶恐。过去有过一次、只有一次深夜醒来他有类似的惶恐感。那是在全国声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他为了发言批判而找来了胡风分子的书。他发现他竟然喜欢路翎、绿原、鲁藜的有毒的作品还有吕荧翻译的《欧根·奥涅金》。他深深地为自己的软弱与不健康而歉疚。他知道自己的思想有了问题，这使他从脊梁骨上往外冒凉气。他发言的时候用更加激烈的调子响应党的号召批判声讨了他们，夜里醒来他又惊又怕，他感到了一种撕裂灵魂的痛苦，他为自己的有问题而痛心疾首。他从来思想都是最进步最正确最鲜明最忠诚最勇敢的，因为从小孩子时期他就接受了党的阳光雨露……而他居然爱起反革命的胡风分子们的毒物读物来了。这就是叛党！这就是两面派！否则，他为什么怕得浑身发抖？他曾经与东菊说起此事，东菊说："你简直是胡思乱想。"他想了想，也只能说是胡思乱想，一个绷得很紧的气球撒了气，便发现什么都没有。那么，今夜呢？他怎么了？是因为他们到香山来了么？党不允许这样么？是因为他没有参加"三人小组"么？他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患得患失起来了？是因为幸福？可怜的人啊，我们是不能幸福的啊。他听过一个领导人的讲话，领导同志说，我们这一辈人不要讲什么幸福，幸福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听了这话，他又觉得伟大又觉得忌妒。

后来睡得乱七八糟，东菊睡得如此安详，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这甚至使他不安起来，她还在呼吸么？没有出什么事情么？他有点心乱，便拧开了台灯。他看到了东菊鼻翼的张翕，他终于听到了东菊